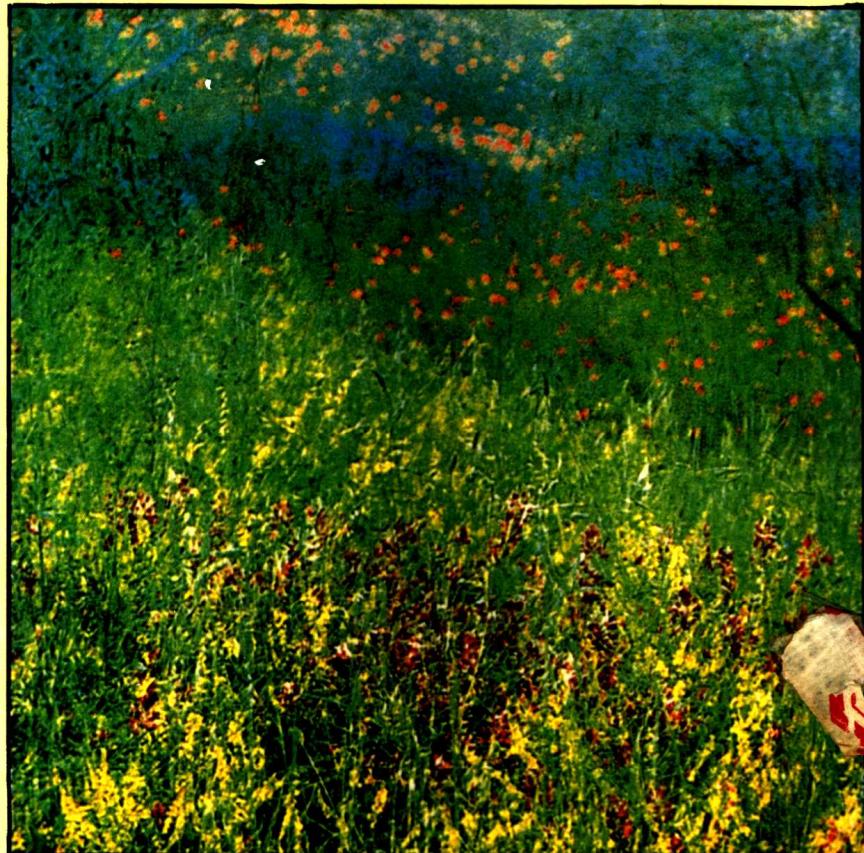


# 漫長的春天

日本文學名著

三島由紀夫著



15週年紀念  
1973-1988

中南圖書公司

漫長的春天

三島由紀夫

究必印圖 有所謂版

# 漫長的春天

著作人：三島由紀夫

發行人：田學鎮

出版者：正義出版社

總經銷：名望出版社

地 址：台北市景美區興隆路

1 段 25 巷 3 弄 9 號 1 樓

電 話：9343110 9318731

郵 檢：0159905-3

印 刷 所：嘉良印刷公司

定 價：新台幣捌拾元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初版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217號

工313.45

S13P



漫長的春天

三島由紀夫

659319

# 后人之述焉

## 簡介——三島由紀夫

三島由紀夫，這位日本當代的名小說家，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午十二時在日本東京切腹自殺。這一突發的不幸事件，不僅使日本社會舉國上下感到意外，同樣也使世界文壇為之震驚不已。

三島氏切腹，已非尋常，而他的死因，則是抗議目前日本左派分子的氣氛囂張，使日本國防制度無由加強，乃在率領反共的民族主義團體「橘之會」會員衝入東京自衛隊市谷基地，對千餘官兵發表演說後，憤而切腹自裁。這一戲劇性的行動，非旦是日本文壇一大損失，同時也暴露了當前

日本社會心理種種衝突矛盾的表面化與深刻化。

三島由紀夫本名平岡公威，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生於東京四谷區，雁行四人，一弟一妹，三島居長。

十七歲進入學習院高等科就讀，一九四四年並以最高名次畢業，獲銀錶獎，求學期間，在國文老師推薦下，於一九四一年首次以三島由紀夫為筆名，發表「百花盛開的森林」。

一九四七年自大藏省銀行局退職，專心從事寫作。此後廿三年間，三島著有十六部長篇，三十餘齣劇本，八十多篇短篇小說，其他散文、遊記、論評等幾乎不計其數，為日本第一個國際性作家，也可以說是日本戰後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成就的作家。

## 解說

### ·5·漫長的春天

當代小說家，莫不以寫文學作品為當務之急，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給綜合雜誌或文藝雜誌社來出版；但為了生活，為了擁有流行作家的美名，另外也寫些娛樂小說以享大眾。但寫作是件奧妙的事，費盡心思寫出來的純文學作品，往往不如寫些娛樂小說來的評價高。

本書「漫長的春天」，並非三島先生一字千金之作，只是以平鋪直敍的筆調獻給讀者。但是，正如三島氏洒脫的個性，他在「漫長的春天」中，將人類觀與人生觀淋漓盡致的表達，可以媲美其他的純文學作品。

在現實中不能公然戀愛的情侶，反而更能曲折表露彼此的心態，使彼此的心結合為一。反之，在禮法鬆懈之下，可以自由、公然戀愛的情侶，對他們的愛情反而有倦怠感。

本書男女主角的郁雄與百子，在親友面前可以自由戀愛，甚至不避人耳目，公然在大眾面前擁吻；但換來的是，婚前保持個人的清白，這雖是值得可喜的事，不過，這對青年到最後變得對性行為的需求無強烈意識。

可以說，這是由幸福變成不幸福，三島先生寫本書的主旨即在強調這一點，但他的觀點被視為「逆說」。其實，不該斷定為「逆說」，應該說是恰到好處。況有敵人干擾的青春是枯燥乏味的。一個青年要成為真正的青年，最好有敵人阻擋在前，他才會想辦法克服、突破，鍛鍊自己的成長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明理開放的長輩對青年有害。換句話說，頑固保守的雙親，反而能養育出真正的青年。所以我認為三島先生的觀點不是「逆說」。

更進一步的說，明理、開放的長輩，往往成為孩子心目中無形的敵人。

郁雄母親在本書具有雙重性格，她是一位明理也是位任性的母親。

她是東一郎與淺香小姐婚姻的拉線人，卻也是這樁婚姻的破壞者，乍看之下，讀者會以為她是青年心目中一位明理的長輩，剖析之下，才發現她根本不了解年輕人的心理，像這種人物，即是青年人心目中無形的敵人，但又不失明理長輩的風範，這也是三島特意強調的主題。

本書中，像滋潤劑般的人物東一郎，是個文學青年。

但是，讀者們不要誤會每位文學青年都像東一郎，也不要認為文學青年中沒有像東一郎這樣的男人。

郁雄的母親之所以會破壞東一郎與淺香小姐的婚事，導火線是在於淺香的母親，她不該設計圈套，將百子推入郁雄朋友的懷抱中，幸運的事，這個陰謀很快就宣告失敗。

當東一郎忍不住煎熬，一怒之下帶百子拜訪淺香家時，卻出其不意受到這對母子冷淡的招待。這使得東一郎懷疑未婚妻對他的愛情而激憤不已。

關於這幾點，作者是這麼記載的：

淺香小姐的確愛東一郎，這應證了百子的想法，也就是在那種鷹於場面下，淺香顧慮母親立場，主動犧牲自己的幸福而提出分手……。這個理論是由淺香小姐當時落寞、哀怨的眼神中得到的定論，只是當事者的東一郎沒有發覺罷了。

但，這只是百子一個人的觀察嗎？難道想當小說家的東一郎連自己未婚妻的心思一點也无法掌握？

沒錯！東一郎從淺香的表情中，可以斷定她是愛他的，那麼，他又為何要憤而離去呢？

也許是淺香自我犧牲的精神迫使他也犧牲自己來成全妹妹的幸福吧！

本書發人深思的地方，就在東一郎帶給讀者兩種想法，如果你問三島先生，「東一郎是爲了自我犧牲，還是只因淺香那番話激怒他使他憤然離去？」相信三島先生會請你自個兒做抉擇吧！

發人深思，就是三島作品迷人的地方，其作品最大的魅力，還是在於他能把讀者們引入其文學的算計裏。

對於小說，我認爲沒有解說的必要，尤其本書更是平淡、易解，只是這位『金閣寺』、『沈落的瀑布』、『宴後』的作品，難得有如此平易之作，所以我略微說明，也許，三島先生是想平衡一下精神，才著作本書吧！

姑且不論這是純文學或是娛樂性小說，都蘊含三島一貫作風。也就是說其作品毫不造作，能將自然而現實的人生表露無遺。換句話說，三島的作品全屬個人創作。有人懷疑『假面的告白』是三島的自傳，若這是事實，也只不過是個人經歷以不純樸的經驗再現，也就是以自我的觀念把經驗再創作而已。

作者爲年輕人曾寫『潮騷』這部羅曼史，我個人對其評價極高。到底年輕人追求何種夢

?這即是該書所要探討的主題，只是這樣的戀愛故事較不能為當代青年體悟，所以，這本書對生活在紙醉金迷的都市年輕人而言，是值得一看的良書。

年輕時代就成為小說界佼佼者的三島先生，是家喻戶曉的人物。人們常說：「一步登天不是福。」如果青年就平地一聲雷，反而容易自我迷失，到了中年，更會自我淹沒。但出道十五年的三島先生，憑自己的歷練逐漸成長，對自己未來毫不畏懼。這種事情，也唯有個性堅韌的青年才做的出來。

現在可以說是個新人輩出的時代，週刊雜誌上新面孔時有所聞，他們可都是一些青年才俊。

但這些青年才俊中，又有幾個能像三島先生不斷自我磨鍊呢？

三島的存在，並非為了個人的名譽與地位，有了他，才會出現像石原慎太郎、大江健三郎等優秀新作家。換言之，戰後新作家皆是三島所造就，這也是本書讀者對三島先生應有的具體認識。



# 一月

1

百子死心塌地愛著他，只因一念之差事情到此地步，她內心雖然彷徨，卻又低回不已，對自己的感情信誓旦旦。

郁雄的溫柔依然不變，既然他能如此，那麼百子更應該全然投入。若說他們對感情之事操之過急，想必亦非刻意的塑造，其實整樁事說來可說是件喜事，但百子卻一味地自尋煩惱。

他們於一月十五日的成人日訂婚。

兩人的婚姻真是一波三折，直到訂婚為止，其間造化弄人的故事就足以編成一部電影。兩人邂逅於去年春天。

郁雄是T大法學院的學生，循規蹈矩，從不缺課，也不冶遊閒蕩。儘管世風日下，二十

琅瑯歲的青年犯罪時有聽聞，但郁雄對這股風潮卻持著獨特的看法，他認為墮落者也要具備墮落的才能，像自己就沒有這方面的本錢。

話雖如此，但寶部郁雄並非拘泥不化的法科學生，對跳舞、打牌、溜冰可說是樣樣精通，他是否意志堅定才未沉淪於社會的大染窟呢？那倒也未必，只是他生性怡然，對任何事皆可有可無罷了。

那年春天，郁雄受了朋友的蠱惑，毫不猶豫地跟著到校門口舊書店，想一睹女千金的芳姿。

該書店名是爲雪重堂，名稱高雅，是百子的祖父根據白樂天的五言詩句「夜雪」而命名，詩的內容如下：

已訪衾枕冷

復見窗戶明

夜深知雪重

時聞折竹聲

由此可知木田百子的家風古樸。

校門口舊書店並列成行，這些都是二次大戰期間殘留下來的老房子，至今仍保持戰前風

貌，這些古董對現代精神來說是一大諷刺，空防期間，這些老店主執守崗位悠然營業，到了戰後的混亂時代，也依然故我照舊賣著舊書。雪重堂的顧客以法學院、經濟學院、文學院的學生為主，主顧間的交情怕要追溯到好幾代呢！由於學者至上的觀念深固，為了方便顧客，賒欠之事，層出不窮，據內幕消息，百子的祖父與父親視學者心中之神，當不是虛言吧！

百子高中畢業以後，主動留在店裏幫忙，這是去年春天的事。

套句古話，百子可真是才貌雙全，就是哥哥記書的能力也還差她一截哩！有時顧客問道：「有沒有川口先生的『日本法制史』下卷？」

「這兒有沒有法學叢書？」

「我要新版！」

「你是指菊波書店的修訂版嗎？我在一星期內為你準備。」

百子每天的回答幾乎千篇一律。

本鄉一帶新成立了許多茶館，為了招攬學生上門，請來的都是一些年輕貌美的小姐，但郁雄的朋友却對他說比起書店的千金可是差得遠哪！

郁雄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，因為對於舊書店，他直覺的反應是灰頭土臉的男人戴著老花眼鏡，蕭條地坐在黑暗角落的景象，即使是位姑娘家，想必也是面若死灰，呆若木雞的半死

人吧！

「就算是我騙你，去看看也不吃虧，倒不如這麼辦吧……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……這樣，你假裝去賣書，有沒有用不著的書？」

「我可沒賣過書。」

「真是可憐的爺們。」

談話間，他們不知不覺地來到正門的樹蔭下。又是新學期的開始，學校景色煥然一新，草木皆綠，今早的大雨，使安田禮堂到正門之間的道路到處成了積水不去的小水窪，天氣又不一會的工夫豁然開朗，藍天白雲透過水灘映在人們的眼前。

下午放學後，天空猶是一片清朗，薰風習習，真個春天到了。學生們穿著制服，背著書包，神韻氣足邁著步伐走出大門……二十一歲的他已足足期待一天，雖然上野的花即將凋零，學校後門的池塘百花遍開，但他哪有心情欣賞這些。郁雄對朋友的引誘開始有了期待。

雪重堂一過下午即變得昏暗異常。此刻屋內已是燈火通明，兩人來到店口，朋友逕自走入店裏，郁雄卻是扭扭捏捏站在一律三十元大拍賣的舊書前，硬是一步不肯入內。

「草花栽培秘訣」